

在现场

吴莉莉

出嫁的女儿恋娘家,退休人士挂念原单位,情结是一样的。退休后

有原单位关心着,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四十年多前,退休时都有隆重的送别仪式,这足以让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在那天风光一回:工会领导带着大队人马,敲锣打鼓地送退休者回家。老人则胸佩红花,手捧“光荣退休”证书的镜框走在前列。十几年前我退休,时风又变了。开个茶话会,领导讲些客套话,临了还发床丝绵被。拎起被头我走回家,心绪如丝绵绵牵扯着,有点失落,有点惆怅。

告老返家还能被原单位牵挂,心里就踏实许多。早年养老金由原单位定时发放,到那天都赶回“娘家”,聚在财务处领钞票。彼此见面高高兴兴地叙叙旧,每月里就盼着这一天。上海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,如今,为退休老人的服务与管理成了重头戏。养老金发放社会化,每月会准时打进老人的银行账户,但是,钞票并不是老人生活的全部。老人过日子,喜怒哀乐不会少,大家需要沟通、交流、倾诉,“退管会”组织就是最好的交际处。

老龄化社会里,退管会无疑是个日益重要的组织,退管会工作也是份日益重要的工作。

说点复兴高级中学退管会的故事吧。

学校建“会”约在1985年,屈指数来已三十六年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历届官儿换了好几位,退管会工作始终有条不紊。有组织就得有“官”,谁来

董月光

小事不小

下楼扔垃圾,电梯遇到三口之家,还有一只雪白的小狗。小女孩大大的眼睛,好漂亮,大约两年级的模样,身着标有“上海小学”的T恤。上次也是乘电梯见到她,我惊呼:“不得了,你是上海小学的吗?”我知道这所小学名气很响。他们一家听我这么一说,都眉开眼笑的,似乎遇到知音一般。

等我扔完垃圾,看见大眼睛妈妈正蹲在地上,用几张餐巾纸盖一摊黄尿,很显然是小狗的杰作。她一边擦,一边又抽出几张纸继续把地上的污秽擦拭干净。

我不由得赞叹:“养狗狗的主人,都像你这样就好了!”我极其赞赏大眼睛妈妈的这一举动,貌似不经意,却体现了上海大多数市民的文化素养和卫生习惯。

我们家曾想搬家,换个好一点的环境。女儿带我们看了几十处房子。终于有一套全家都很中意,我们正憧憬着如何签约。出了后门是一条幽静的小路,树影婆婆,鲜花朵朵,忽然发现整条路上都是狗屎斑斑……我们逃似的离开那个地方,那儿居民的素质可见一斑。

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其实不简单。狗儿随地拉屎,主人随手将它收拾,举手之劳。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,这点文明礼仪应该烂熟于心,时刻提醒自己,小事不小。

退管会的故事

当官?头儿、脑儿他们忙,只能从老头老太中提拔。退管会的“官”没行政级别,俸禄有限,工作起来不分日夜,更遑论双休日、节假日。大事搞个一年两次“夏送清凉、冬送温暖”的固定模式,小事有每月不同形式的活动,精神与物质层面上同步关心老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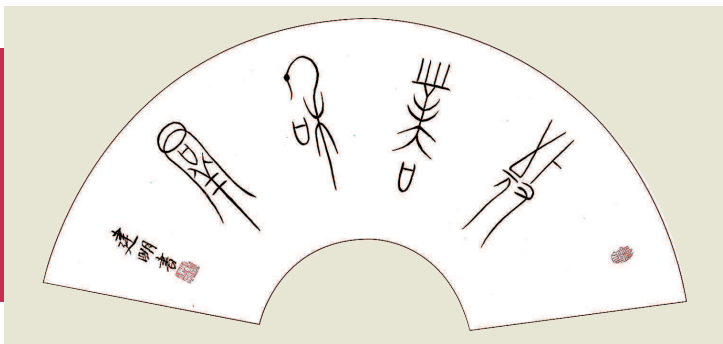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对于退管会的“官”来说,工作中,真可谓酸甜苦辣一锅端,五味齐全同品尝。

给逢十过大生日的老人送蛋糕与贺卡,为“金婚”老夫妇搞个庆祝仪式,重阳节组织大聚餐,还有每年的春秋游,这些乐事,甜甜的;老人重病或开刀,及时探视安抚,递上慰问金,让老人、家属心头暖暖的;老夫妻斗嘴、与子女不和,这些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,退管会要去应对,还要想办法帮助解决,老人来电求助不分昼夜,“官”也有家,半夜家人作息被扰乱,这滋味酸酸的;每年总有老人离世,追悼会、抚恤金等后事更是马虎不得,协助老人家属妥善处理,这都算苦苦的;再说说辣事。新冠疫情已延续两年,退管会原定

的活动不能正常开展,部分老人不理解,有点小牢骚,开始怪罪退管会不作为,微信群里有了不谐之音,这味道辣辣的……还有一件事,退管会每年发一次蛋糕券慰问老人们。有一次,有个儿子代父辈来领券,硬说去年那份没收到,要补上方休,解释不听,还出言不逊,委屈得当“官”的几欲落泪。

任劳任怨是退管会工作者必备的心理素质。老人多,管理难。信息时代里,网络管理能将难化易。于是,退管会建立了十几个网络小组,组长由低龄老人担当。队伍年龄跨度大,从五十五岁刚退休的人士,到年近百岁的人瑞。公要馄饨婆要面,各人需求大不相同。网络小组长同样不好当。“耐耐心心一块金”“硬柴还靠软绳扎”这两句朴素的谚语是一位评上“优秀”称号的网络小组长的工作经验之谈,她说这是母亲留下的家训。

群雁高飞头雁领,复兴高级中学历任的校长、书记带着历任的“民间领导”,为做好退管会工作一直努力地往前走。



敬业和群 (中山篆书) 顾建明作

跳绳爷叔

杨建明

在小木桥路肇嘉浜路口附近,有一家不起眼的杂货小店,店主是一位60岁出头的爷叔。他剃着两鬓光光的板刷头,紫棠色的脸庞,虎背熊腰,常常见他在跳绳健身。他身材棒棒的,像一位健美运动员。

每天下午时分,爷叔都要在店门前的空地上跳绳,天气不是很冷时,他还会光着膀子跳。熟悉他的人都称呼他跳绳爷叔。跳绳爷叔跳起绳来身手矫健,听说他还会玩各种花样,如蹲跳、双手交叉跳等。还听说,他一分钟单人跳绳,能跳上接近200个哩。有时一口气连续跳上千个,虽然浑身汗淋淋了,但看上去也不是很吃力。

前几天,我路过那里,见爷叔刚好跳完绳,在原地放松身子来回走动,即上前与他攀谈起来。

爷叔也很善言谈,对我侃起了他的跳绳经历:“以前我的身体一直很虚弱,有时在店里,坐着坐着就会打瞌睡,好多次客人要买东西才把我唤醒。家里人希望我平时多锻炼锻炼,我也听不进去。可是有一天,我偶然看到电视里正播放着跳绳比赛的镜头,那次是跳绳吉尼斯记录挑战赛。想起小时候,我在学校里也经常跳

绳,而且在班里成绩还不错的呢。于是我就来了兴趣,唤儿子帮我网购了几根跳绳。就这样,开始跳起绳来。我这人有一股傻劲,认定了一件事就要做下去。”

他感叹地又说道:“我们遇上了好时代。要想延年益寿,那就得注重健身。现在我吃得香、睡得着,白天精神饱满,都得归功于平时的锻炼。像我这样跳绳,成本低,效益却无限啊。”他幽默地笑了笑。随即一看时间,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,忙对我打招呼,“哦哟,咱们下次再聊吧,现在我得去学校接小孙子回家呢。”他边擦汗边对我不好意思地挥挥手,随后驾起放在店门口的电动车,一溜烟地出发了。

回家的路上,我感慨,看来平时坚持锻炼,对人的身心健康真的很有好处。不免想起,最近单位的一些退休老朋友聚会,有人精神矍铄,有人却像“煨灶猫”。俗话说,树老先老枝,人老先老腿。老年人经常锻炼,若能有一副好身板,不仅对自己负责,同时也是对家人负责。

激动之余,我决定向这位跳绳爷叔学习,也把身体练得棒棒的。从明天起,我也去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体育活动,并把它当作每天必须做的“功课”。

周允中

小辰光,上海的马路边、街道旁,到处是小人书的书摊,一排排书架斜靠在墙壁上,书册少则数百本,多则上千册。每一本都被翻得破破烂烂,大都用牛皮纸重新包装。

读小学的时候,最吸引我的就是在小人书的摊头看连环画,一坐下来,可以消遣半天。

我有一个姓谢的同学,也是小人书的爱好者。他父亲是小书摊老板,每天背着两块沉重的木板伛偻着腰,一步一挪地来到十字路口,放下木板展开,里面是各式各样的连环画。一分洋钿可以租看两本,为了节省钞票,小孩常常趁老板不注意,交换阅读。我因为跟他儿子是同学,经常招呼一起上学,花两分钱,坐上个半天,他父亲也不来管我。

记得大多数的连环画是《薛刚反唐》《薛丁山征西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封神演义》等,用的都是油光纸,很伤害眼睛,画的线条十分粗糙。后来改成白报纸,绘制就精细多了。老板也因为旧书过多,无法吸引读者,又进了一批武侠小说,如《青城十三侠》《血滴子》《江湖奇侠传》,颇受阿拉小朋友的欢喜。

靠小人书的出租,养活一家人的生活,经济上相当拮据。谢姓同学常常会去工厂门口捡煤渣,拾荒收破烂,热天捉蟋蟀、叫蛐蛐,卖给他人,还会从乡下批发来鸡蛋、鸭蛋走街串巷地叫卖兜售。

当时,小人书有个联谊会,宣布政府法令,要肃清连环画之中海淫海盗的内容。一次我在他家门口,看见老人家拿着一捆捆旧书,含着热泪,卖给了旧货担。这些连环画,都是他多年的积蓄,好像挖掉了他的心头肉一样。

公私合营时,我父亲天天去书业工会上班,每天从图书室借来一大包连环画,大都是苏联的故事:如《卓雅与舒拉》《铁木尔传奇》《夏伯阳》等,我也常常借给谢同学阅读,互相交换,两人的友谊更为亲热。

读初中的时候,《三国演义》的连环画,深深吸引着我,都是名家绘制,精彩绝伦。一天,谢姓同学告诉我,四川北路一家饭店的楼上,有一个虹口图书馆的出借处,花一角钱,可以办一张卡,我除了去借阅苏联侦探小说以外,还喜欢《三国演义》的连环画,三本装订成一册,用木板夹住,防止损坏。可惜一次只能够借阅一册。当我看完,再去借下一册,却被人提前借走了。心里好不高兴,谢同学很了解我,有时候先去借来,会替我留下。

不料,才读到初一下学期,谢同学居然参军当上了海军,记得分别时,我曾经送了他一本《鲁滨孙漂流记》做纪念。他在海军广州舰上服役,拍来一张照片,英俊威武。他经常与我通信,还告诉我,他在西沙之战之中,英勇战斗火线入党,荣立战功的故事。我深深为他高兴和骄傲。

军队复员后,他分配在食品公司和锦江集团工作,由于勤快读书,善于研究,很快担任了技术总监,退休后还兼任多个区的安全生产顾问,作为高级工程师,革新了多个技术项目。但我俩依然是书友,常常一起相约逛书店,还经常在微信上交流读书心得。

连环画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,不仅帮我培养了兴趣、增长了知识,还让我结交了这一位终生难忘的书友。

忆当年

连环画情缘